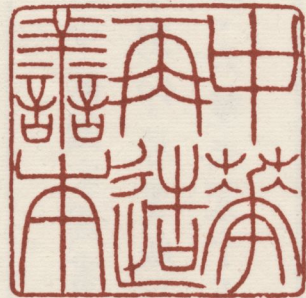


新
序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六釐米寬十五釐米



識易書在藏傳
外心製置書
陶去其書
論其書
書其書
書其書
書其書
書其書



識易書在藏傳
外心製置書
陶去其書
論其書
書其書
書其書
書其書
書其書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觀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捺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

信陽王氏
四部堂藏

新序

讀史書

南豐曾

鞏

鞏

鞏

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煇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又周之末世先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皆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生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

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輩上

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輩集作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

目錄

卷第一

雜事

卷第二

雜事

卷第三

雜事

卷第四

雜事

卷第五

雜事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

卷第八

節士

卷第九

善謀

卷第十

善謀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頑母嚚與象為浚井塗廬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

子身正不令而行

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位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料教見兩頭蛇

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國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妣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楚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比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比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比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

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
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
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
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
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
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
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之神之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
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
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
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

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謬謬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卷一

七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謬謬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誑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誑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誑之一祝不勝萬誑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

五十一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今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今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惰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

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酌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謂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劔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鞅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鄆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

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
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
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
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臣二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五年三月
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經進之體式
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鏡刻
之佳惡一開而可辨者可也辛丑夏五謙益題

新序卷第一



新序卷第二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音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策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虞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二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有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



魏恭以市虎喻魏王

甘茂以曾參殺喻秦王

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
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
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
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
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
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
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
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
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

五二

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今向壽輔行
甘茂既約魏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
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
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
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
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
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
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
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
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

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

序二

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兵甲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

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一本

民多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

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野庖有肥魚，

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

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

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

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

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

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

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

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

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

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

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

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

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鈿，如何？鄒忌曰：敬諾。

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
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貧
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嚮淳
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
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爲
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驚馬亦
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
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
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
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
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
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
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
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
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
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
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

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焉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

卷一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龍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鷓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相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還走相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犬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相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相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卷二

一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僂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取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無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

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
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
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
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
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
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
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鯉仰奮陵
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
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
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
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遂
麋麇麇鹿橫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
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
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
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
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
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
謀寘之以睨厄而投之乎甯塞之外有襄王大懼形
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
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侯怡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莊王命孫叔敖定國是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金程先生慶註用爲相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事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

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
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
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
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
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
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
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
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
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
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
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
不敢以死戲靖郭君噫寡人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
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矚而失水
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
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
罷民弗城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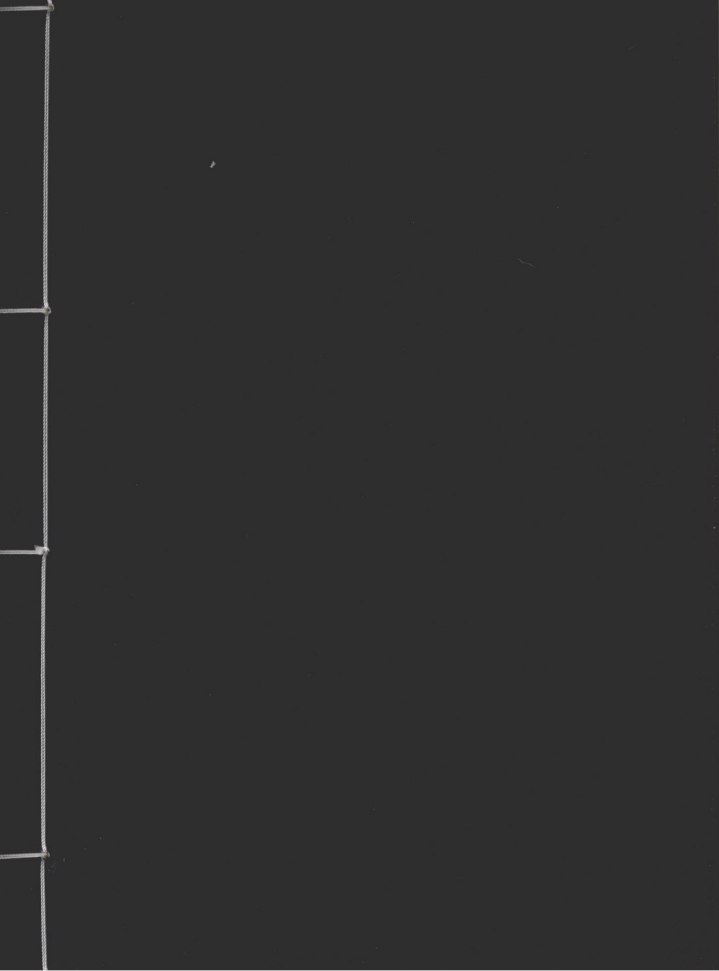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曰頭深
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拚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彊楚之難，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彊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筵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

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諛
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
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





新

序

二

新序卷第三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字谷舉患王好色好勇

問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善威王善孫卿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用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

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脂澆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銳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

議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固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耳。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疆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云：『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戴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

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魏始。魏且見事，況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躬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筴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

卅三

四

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旣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
虞君明弃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眚罪之
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恕以弃寡人。寡人
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
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
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
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
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
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
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
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
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
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
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恕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
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
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
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
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
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
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
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
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

而議寡人者天下諉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

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待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

不三

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弃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

庶孽

史作餘教。未委執政任事。臣修法令慎庶孽。

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鷓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膾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

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飭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
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
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
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
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
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
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
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
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
霸諸侯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
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
使刺由沉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
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
無因至前也蠮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
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
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憂乎卑亂之言不惑乎
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
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
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
越學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
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
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
車今使天下寒慙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

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岫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
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申徒狄躄流之河
流字史作雍字

新序卷第三



新序卷第四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

劉向上

雜事

管仲言齊相公曰夫墾田勑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彊兵則此五子者足矣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相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相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相公相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相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相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用衆賢也相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相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有相公用管仲

相公能任賢

文侯尊田子方

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文侯相季成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

瓦四

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所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文侯名過齊相公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相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朔
吳公問於齊相公之

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隲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隲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又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劒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

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信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

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疆。本由伐中牟也。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

正四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不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無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赦，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苗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疆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疆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疆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

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郟虎公召郟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郟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子曰子無辭郟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

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勑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今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禰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今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赧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和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和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愈吞蝨得蛭而不爲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相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相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相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相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相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相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相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

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摯揀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擲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

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田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

馬四

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寘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賭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賭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

厚四

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臣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穰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華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

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十二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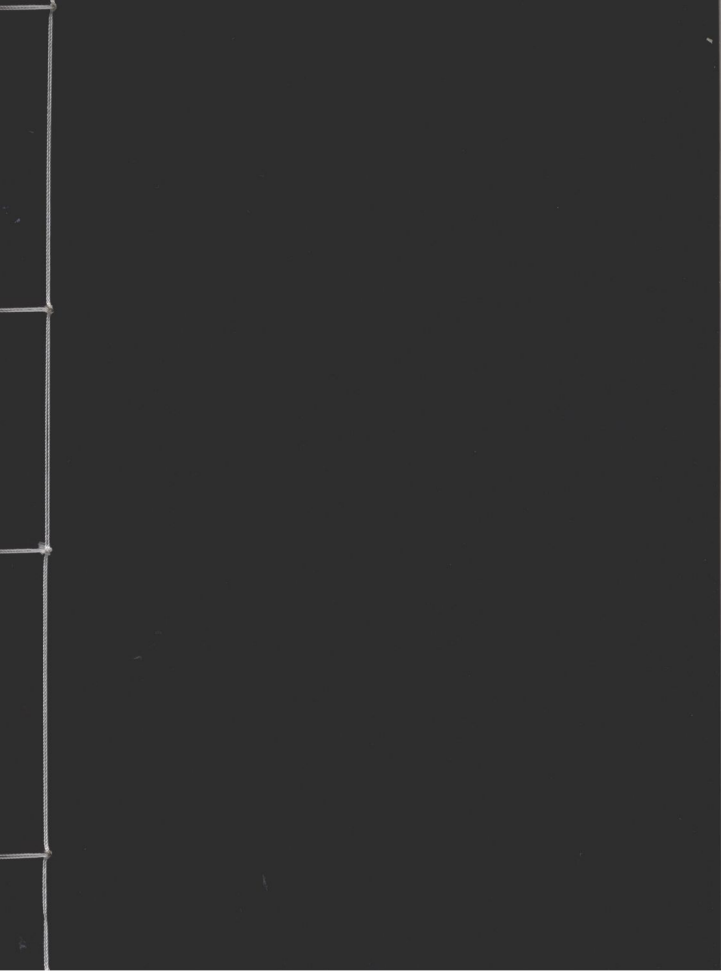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指以示有勇割樞者之背鏗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

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
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青者也猶魯之有
鸚鵡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鸚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鸚者是
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鸚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六四

十三

新序卷第四



新
序

三

新序卷第五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益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禹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鉞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聖人皆有所學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學學伯招帝堯學州支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相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



置網四面得四國

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螫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一澤及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他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

下五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相公迎管仲於魯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鈎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相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相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

美公教里危頰而用之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

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主安也君寧奔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相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

序五

三

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勝怒者疆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相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相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相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相公反至從者以請相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相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相公以爲天下相公大悅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相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

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相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相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相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相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相公其以之矣

序五

四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

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失如雨扶傷舉
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
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
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
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錫之地而
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
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
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
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五

一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
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
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
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
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
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
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
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贇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贇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贇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贇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

此甚於虎

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馮史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孔子北之莪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文侯問李克其所以亡

季子問王子維其所以

子正假馬之名

以賢者為聰明

平公問叔向國家之患

以聖王相人之言納之

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王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

賢不忍則不能罰茲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

序五

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犯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至明臣賢左右

多忠王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王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至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蓋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下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

臣五

九

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之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諛佞甚矣閔王不

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如

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卒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

士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媿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遇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縱則雖東郭媿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縱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蜃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昇蓬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越越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瀾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新五

十二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揜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

屏五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而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

而後可用耳閻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驕駟駮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金籠之
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
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
燕服翼也辟閻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
不銹使之與管橐決目出眊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
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
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
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讓人在側是以見
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
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
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
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
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
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
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
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
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
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
璞未獻耳。

新序卷第五



新序卷第六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

漢天子劉向上

刺奢

奢侈而亡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越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二乎曰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

而丁夏亡

卷六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紂諫起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里之臺高既如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

卷六

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

亦夫

三

亦夫

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襄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

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鞆，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甲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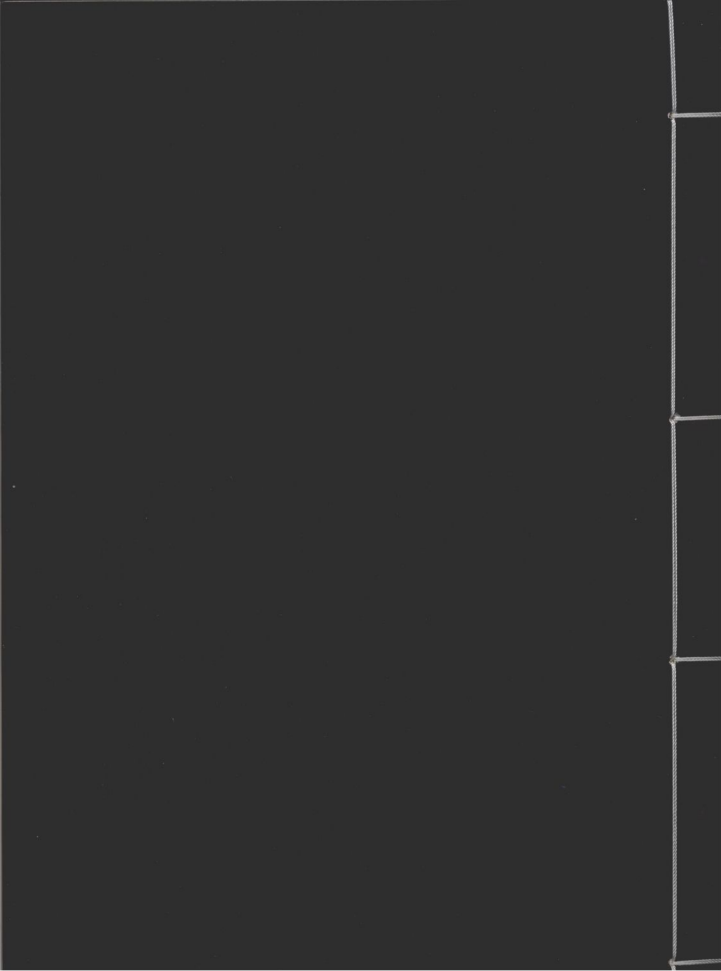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故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鳧必以糲，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糲。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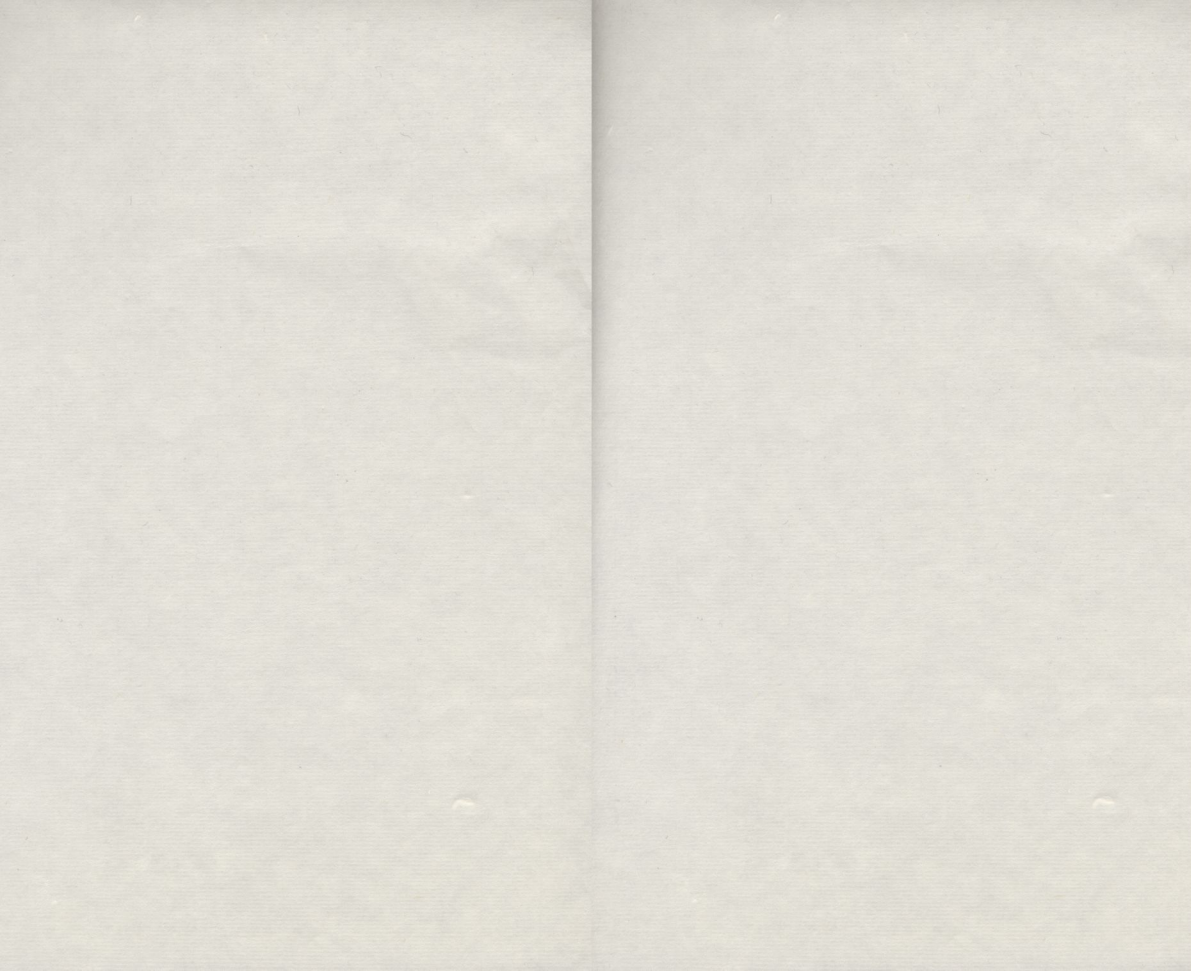
新序卷第六





新
序

四



新序卷第七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差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節士

公高舜諸侯而耕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榮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築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念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王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在龍逢之諫

殺比干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子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子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

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過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竭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几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劔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劔，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劔，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劔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劔。於是季子以劔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

今子止自責不嘗藥

後壽兄弟俱死

陵季子方不忘故脫千金之劍方帶丘墓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
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嗑不容粒痛已之不
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
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
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
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
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
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
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
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
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
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
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盼者
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

公子盼不嘗藥公祿

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

序十

五

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拔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

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
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
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
滅楚則西與君接壤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
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
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
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
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
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
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
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
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
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
也功成而受賞非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
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
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
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
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
嗣書之崔氏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
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

承魯岑鼎

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與之有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不至以不貪爲寶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人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五十一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知相不受鮑魚

昔者有鮑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憲貪非病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爲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葉冠杖
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
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
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
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
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
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子贛濟南人
卷之三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
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
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
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
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
子誦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
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
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樂辭嬰可以辭而無弃乎
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
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誑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容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圍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非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

序一

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原被譏見放逐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彊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今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彊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群臣譖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聞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汙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泠更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死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銖鎰，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今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辜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使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請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虵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虵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且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

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也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何欲若不食嗟米之食

族目飢不食盜食

舊棄蔬立死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杖接履買質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
者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素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
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素族目三舖而能視仰
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素族目曰
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
歐之不出容谷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不飲盜泉之水讀正也族目不食而死絮之至

也

鮑焦衣弊膚見素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
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
且不合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
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
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曰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
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
以盾爲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
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備告諸
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討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
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

序七

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子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謂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公孫杵曰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
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程嬰謂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
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曰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
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柩匿山中嬰謂諸將曰

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曰杵曰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也諸將不許遂併殺杵曰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祚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

公世有正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災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

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位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削父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吳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今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爲核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

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
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
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
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
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言武
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
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第七

新序卷第八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義勇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之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子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從君之難

不從陳恒之功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今士大夫盟者皆脫劔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主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射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夫皆從之。至於田甲，田甲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耳。」襄衣將就鼎，佛射脫屣而生。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甲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甲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

盧不為白公勝所劫

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今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寧固不受白公勝之
而為王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

莊善死白公之難

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發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閉劍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陳不占死崔杼之難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沿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兒牙魚死知伯之難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弘演盡死報君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召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

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相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軫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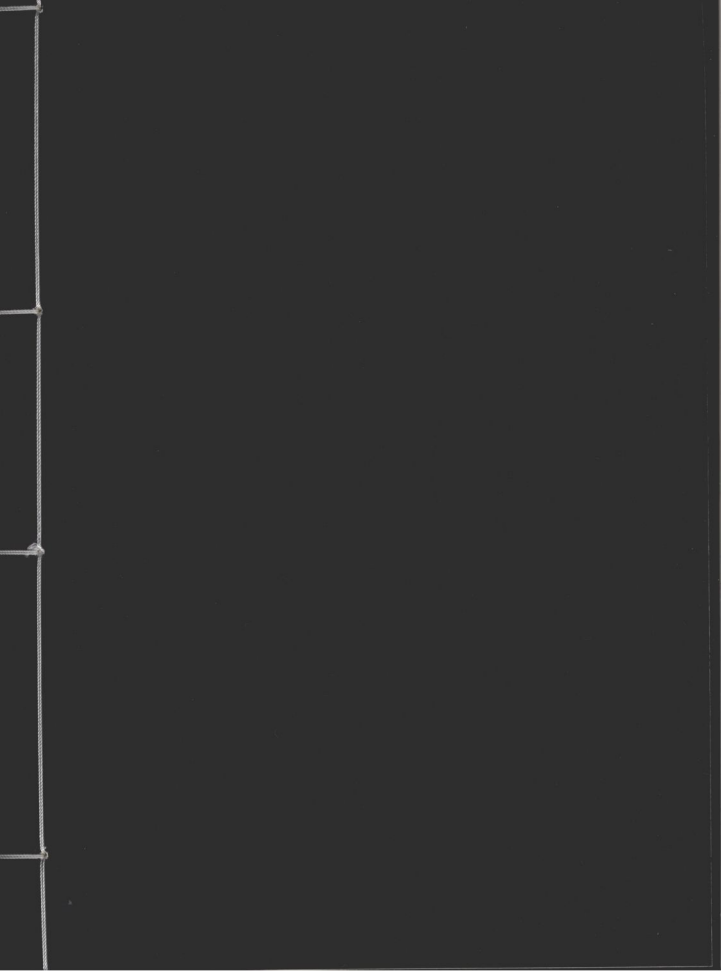
交遊非之

國君辱之及

五

母死三年冬與魯戰下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返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孝也



新
序

五

新序卷第九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公不聽管仲盟江黃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棄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天命以傾此之謂也

公角狐偃納周襄王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
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
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
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
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
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迎公不亦可乎夫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盧虢皆小國也盧有下陽之阻塞盧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嬴公欲伐盧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序九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晉亡則齒寒矣故盧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號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兼并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燭之武許諾。

第九

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疆，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晝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虜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伯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

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

序九

四

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莫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

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弃疾作亂靈王
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
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闥閭大
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
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
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
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
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
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

卷七

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柘
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
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
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
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
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
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萬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
獨知之慮者必見謗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比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王之王也不循古殷湯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

公當時取疆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亦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使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以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衛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九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韓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疆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

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以地與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彊，富厚，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之服事秦。昭王乃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酸囊虛桃仁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作滿衍首垣以臨

仁平丘黃濟陽甄

史作嬰

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作磨之

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

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

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渝次之禍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

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以從而伐

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智伯

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

畔之殺智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

躍躡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

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

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杜稷壤

宗廟墮刳腹絕腸折額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東子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齊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

年九

十

與銜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

史記作南面攻楚

泗北必

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山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候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雒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二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
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極，史作兩
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
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
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
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
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
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
破王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
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
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
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
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
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
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
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主而不
攻乎主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
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
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與令
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
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
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
足下解負親之攻關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初獨

序九

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
秦復攻主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
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
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
來割王將與之乎不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

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地與無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必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與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歎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

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
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
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
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
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
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
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
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
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
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耶？』對曰：『
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
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
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
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弃捐相印。

而歸不用趙旋亡

序九

十一

新序卷第九

新序卷第十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用陳餘得先入關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齟保宛城史作

陽守齟齟東破之南陽守齟走保城守宛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

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

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

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

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

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竊為足下危

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

甲兵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風爭開門而待足下

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

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

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

大王自史作斷料勇學仁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用陳餘得先入關



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綬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計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

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入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不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主在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譎過

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晝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

田

詳

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與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為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

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
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
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
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豈尤之兵非人之力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
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
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
也田橫以為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
生曰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
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
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橫所害後信
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
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無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于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于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史作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雖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

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楚雖無疆漢史作楚唯無疆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

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令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

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

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

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

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

之功子房之謀也一作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

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

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

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

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

心於是高皇帝在南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

錄高祖定封功臣

房之謀也

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漢書曹參嘗與起時有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之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戎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築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

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之以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羨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滎倍河海響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

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為建信侯封之二千戶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侯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第十一

新

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甬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議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鯨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來爾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嗑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抱居上前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嗣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

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彊為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行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耶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

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比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慢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

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
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
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
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逸其勢
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剛
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
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
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
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_皆
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
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
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彊
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
追來若焱風解若收雷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
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
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
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
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
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塞匈奴不敢飲馬北

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

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疽必不留行矣賢則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

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漢史作以飽待飢正治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按兵奮衆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

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

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

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

獲也漢史不作至了里人馬乏食上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

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使大行曰不

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形遜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

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

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

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

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

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

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

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轎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

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
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
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
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里疆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任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消自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塞
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
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第十



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賞傳錄何校宋本
新序臨寫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
其真矣繼於四月十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
本來留閱信宿校首冊三卷開卷第二行有曾
鞏地與姓名一行何校未及增入未知何所校之宋
本云何也何校原本在澗賞堂兄抱冲處係陽山
顧大有所藏顧之前藏於憇橋巷李氏余所見
宋本第一卷末有東澗跋何校未之及知非一本
每葉幾行每行幾字彼此相類而所校又與刻本
間有殊異未知何故余愛之甚惜需直八十金故以
樣本還之不及窺厥全豹大為恨事自後書友來
必曰此書為物主攜往他處將不久留於江南境矣
盍如其直得之乎余遂究其所從來云是太倉王氏物渠
與畢秋颿制府相友善宋刻善本亦嘗歸之故本地不
售將往楚中求售如售去家中宋本皆盡往矣余艷
其宋本之多屬書友更攜他書借閱書友允吾請
至冬季果以此宋小字本列子來需直六十金余喜
異書之沓至後更勝於前不復計錢物之多寡以白鏹
八十餘金并得之是時余方承被火災後為治家計最
急省他費購書室人交徧謫我亦置若罔聞而已今屆
移家月餘諸事稍定倩工裝池分為五冊書中有板刻
硃印溫公訓子語一紙為信陽王氏四部堂識足見藏
書家珍重之意因裱托置諸卷端俾垂永久裝畢追
述得書顛末并著宋本或有異同校者不無訛誤是在

目見而又心細方盡讀書之能事爾時嘉慶元年六月
望日書於王洗馬巷新居之小千頃堂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辛酉秋九月望後一日觀書於東城蔣
氏見有宋刻本新序為陽山頤大有所
藏方悟何校所据即此本矣初見時覺
板刻字形與余所收似不甚異及借歸
參閱乃知前所云所校又與刻本間有
殊異者比日頤本有以亂之也即如卷九
中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衍一德字殷夏
之滅也訛湯為夏字張子房之謀也句

下脫楚雖無疆漢史作楚唯無疆小

注十一字

此在卷十中

其錯誤迭出他遇宋諱

如殷如竟如完如構皆未缺筆每葉

上填大小字數下注刻工姓名皆与余本

異雖行款悉同而字形活變不能斬

方彼此相較真如優孟衣冠矣始知

宋刻本一翻雕而神氣已失不必在異

代也則此本之可貴逾勝於初得時

書友之索重直君有先知者耶

袁圖氏又識



嘉慶庚午十一月借居陶子之室 芟圃先生去脈宗

繫諸書皆見示見而此本尚不而為他日予得

蔣氏宗本、刻之序意之假似校讀之知芟圃之

先于辛酉季據校矣以此本為初刻蔣本為

常刻審定之確立是過其記異自曰衍口既

亦道其實曰誤予以為正不誤也唯湯易友之常刻

記不取以亦予之而芟圃墨守之而刻必以

不同而刻者而為誤予未敢信蹈而還之陶之室

先後日二宗本陶集故在其次之并及

嘉興空陽齋記



蔣本新序余嘗為漫刻者前跋已詳之頃樂庭

聖君注蔣氏購歸與余攤書對讀而兩書實

出兩利如信壞德哀蔣本擠德字文雅為順

於原本則衍矣茲又隨手勘及此西海者矣蔣

本者作內此原本作者朱筆校改內字且又據心

出之在改之也以余所見兩本高注戰國策歐陽

陽志輿地廣記劉向古方傳同一宗本而皆各



有異世此一利即文亦一何在各身其真可耳國
策輿地廣記列如傳未實其一向此外藏于他所
者或得詣問或得詣見不能為兩美之合二造物
有以使之然也樂府名後未異中而皆獲而精
之本以之謂識官者向以年所交如蟻危誤
書又得一良友寒齋數日之叙百宋一屋中添段
自訴他日攤書對讀各生堂并長毋相忘冊
即此之視并語于此以告後之讀日之者

樓亭

庚子年冬五日宿雨而霽不盡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序/[漢]劉向撰;〔宋〕曾鞏校訂.—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60-8

I.新… II.①劉…②曾… III.①筆記—中國—兩漢時代—選集②中國—古代史—史料 IV.①I242.1②K22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30029號

ISBN 7-5013-2060-8



9 787501 320608 >

書名 新序(全五冊)
著者 [漢]劉向撰 [宋]曾鞏校訂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jtk@public1.ni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四·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60-8/K·521

定價 八三〇圓

